

邁向悅讀越讀

玉芳

那天，老公問我：「你覺得這錄像拍得如何？」

我答道：「言簡意賅，有情有理，意境優雅，觸摸人心，有直搗長龍……」

話未畢，老公連忙打斷我：「你在幹嘛，說話文縷縷的，在造詞啊？」

我得意洋洋地回答：「沒錯！剛從莫非老師文字課裡新學的一招。文章要能頭頭是道，便要掌握文字語言。即是在平常生活，培養語感，善用動詞，使用成語，操練開口出口成章。」

他瞄了我一眼，悶不吭聲。我懂那眼神。想來自己平常說話，總是張冠李戴，一句話說得顛三倒四。「沒主詞，沒動詞，沒組織」這是他經常對我的評語，難怪會換來他那不以為然的表情。這會我下定決心，等著瞧吧！

其實這堂莫非老師 W230《下筆如何頭頭是道》，已經盼很久了。無奈皆因選課或時間衝突，年年擦身而過，今年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總算成真！

一上課，老師開宗明義地問：「回想一次對你最有說服力的一篇演講、文章、或廣告。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？」大家一邊七嘴八舌，老師一邊在黑板寫下腦力激盪的結果：激情、重覆、真實、舉例、透明、主題明確、了解受眾、獨特洞察、言語圖像、文字語言的掌握…等。接著，老師鄭重其事的說：「大家說的這些，我都會盡其所能的幫助大家，惟獨『獨特洞察』與『文字語言的掌握』這 2 項，卻是我無法教、無法給的。」

人家說，「台上 3 分鐘，台下 10 年功」。仔細想來，這 2 項無法傳授的功夫，不正是老師經常掛在嘴上「工人先於工作，作者重於作品」的創文精神嗎？說白了，就是個人屬靈生命的向下紮根。除了要固定靈修外，還要博覽群書，這不是只讀屬靈書籍。一些有份量的經典名著，也要涉獵，甚至精讀細讀，有如余秋雨說的「墊什麼樣的底，就會建什麼樣的樓」，因為「一部似乎不怎麼樣的作品居然被時間和空間首肯，這本身就是一個極有文化深度的懸念。」

這些話，聽得我很扎心。看看自己書架上的書，清一色都是屬靈書籍，缺少古今中外世界名著，好似有了他們，就會減損自己的屬靈高度。殊不知這些名著，裡面蘊藏著豐富的生命涵意，細細品味、咀嚼、反思，許多人情世故，無需親身經歷，也能略窺一二。我特喜歡余秋雨的建議，找幾位與我情投意合的名家，暗暗地與他結親，或許無法面對面把酒言歡，也要私下與他心靈對話，開懷暢談。

然而，知易行難，好似理論淺顯易懂，行出來卻困難重重。比方我最大的弱點，就是很多書同時在進行，書桌、床櫃、廚房、沙發上隨處擱置，幾乎本本都未看完。這樣

做的原意，本來是想人到那，伸手就有書可拿可讀，方便至極。結果發現中斷再讀的書，要更費時費力，才能進入書中的情境，以致常常中途作罷！

後來，讀到郝明義《越讀者》，「光給閱讀一些時間金錢還不夠，還要知道『零錢』與『整款』的不同」，倒是給了我一些亮光。現在我學會「零錢」時間，讀些篇幅不長的雜誌、網絡資訊，「整款」時間，用來閱讀一本完整的書。這樣的時間運用，才感覺在閱讀上有些展獲。

話雖如此，然而我總覺得時間不夠用，許多突加進來的服事，常感到疲於奔命，與時間在賽跑。近來，蘇老師「一車水的故事」一直在腦海盤旋，既然上帝是公平的，每個人都只有 24 小時，那我寶貴的一車水要澆灌在那呢？麥哥登《心意更新》裡提到，贖回光陰最重要的是，要能分辨「呼召者」與「驅策者」的身份。是啊，一個文字事奉者，不僅要有從神來的呼召，更要把時間完全獻上，當作活祭，不斷在閱讀、書寫裡，鍛煉自己成為文字精兵，不是嗎？

這天傍晚，與老公在社區慢走。夕陽西下，餘輝落映，我不禁吟起：「夕陽西下，餘輝落映，夜半未央，星瑩嬈嬈，輕風徐徐，氣息相伴……」

老公在一旁，一反常態，一直為我加油，繼續啊繼續……